

精忠 / 财政部监务总局缉私总队政训处精忠社

· —no. 1 [1939. 2] ~ no. 25 (民国29年 [1940]
4月); V. 3, no. 1 (民国29年 [1940] 5月) ~ [?]
· —贵阳: 编者 [发行者], [1939] ~ [?].

; 27cm.

半月刊 (1939. 2 ~ 1940. 4); 月刊 (1940. 5 ~ ?).

* * * * *

本刊共摄制1卷, 16毫米, 缩率1:21, 原件藏北京图书馆, 北京图书馆摄制, 母片藏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北京).

本刊片卷摄制目录:

no. 2 ~ no. 25 (1939. 3 ~ 1940. 4)

(缺no. 3)

V. 3, no. 1 ~ no. 5 (1940. 5 ~ 12)

R
505
760.7

2 4 - 25

第二期 目次

廿八年三月一日出版

發行者 孫克剛
國民參政會第三次會議
短評 蔣委員長後方
野 蘇聯派兵與國家之危
敵軍進攻海南島的綜合觀 孫克剛

精忠

次一版出月半每

美國中立法修改問題 德林
法國人仇視德國人 陳澄元
軍事情報之發展 姚樹楨
上海抗戰經過 黃冠武
參加台兒莊抗戰的回憶 謝紹華
日民不堪其苦 卜白
向江 木將
編輯者 財政部稅務局編私
精忠社 總隊部政訓處

敵軍進攻海南島的綜合觀

孫克剛

在敵人的瘋狂進攻下，海南島又受到炮火的洗禮了，這件事引起國際的注視，義大利電報稱：「日軍佔領海南島之舉，其性質之重要，遠非及陷天津或廣州可比。」究竟他將要挑出怎樣的事來？為什麼值得這樣的大驚小怪？對於我們的抗戰有什麼不利的地方？敵人為什麼要走這麼一着？這些都是本文所要討論的問題。

(一) 海陸爭功

先從敵人國內說起，這次海南島事件，是敵人大陸政策與海洋政策並進的冒險嘗試，是敵人海陸兩省有目的聯合行動。更明白一點，可以簡直了當的說是敵人海軍省與陸軍省爭功的表現。這裏先要說明敵人的海陸兩省不同的侵略政策和路線：原陸軍省所主張大陸政策，是西吞中國北及蘇聯海及於歐洲；海軍省所主張的海洋政策，是先取石灣，再奪華南各島，南窺菲律賓，荷屬東印度，馬來半島，以及於澳洲，更進而獨霸太平洋。這兩條不同的海陸路線是錯綜而行的，每在這種條路線當中的一條單獨進行時，敵人的國內常常反映出一些特徵，比方明治末年，海軍省因為他在日俄戰役中建立大功，所以聲勢很大，陸軍省常常表示讓步。後來海洋政策在太平洋上受到英美的打擊，不得已而採取了消極的態度，海軍省就因此失勢，陸軍省遂逐漸的躍居上座。「一九一八」事變，海軍省與陸軍省在國內的地位增高，簡直完全執行了軍部，這使海軍省極度不甘，所以又提出了一個「海軍中心」的口號。

(二) 太平洋上的「一九一八」

蔣委員長明白的指出：「日本之進攻海南島，即造成太平洋上之「一九一八」。換句話說：海軍省變是敵大陸政策的四行，這次海南島事件却是敵海洋政策的南進。大陸政策的對象是中國，所以「一九一八」事變，不過只是影響到各國在華的利益；而海洋政策的對象却是太平洋上的霸權，所以海上的「一九一八」事件，他會影響到整個的遠東局勢。何以見得？請先看海南島的形勢吧！

海南島有三萬多方里的面積和二百多萬人口，為華南原料出產最多的地方，是馬關條約以後中國所剩下的唯一大島。他的西面是法屬安南，南面是南洋羣島，東北是香港，西南是新加坡，東南是菲律賓羣島。假如他一旦被敵人佔據，「則不及八月，其設計中之海空軍根據地，即可初步完成。」（蔣委員長對記者談話）那日寇就可以向東威脅安南，甚至進襲廣州灣，為驅除法國在遠東勢力的第一步。南可以控制南洋羣島，進望澳洲。更可以橫絕新加坡與香港的交通，截斷英國印度洋與太平洋一線的聯絡。再由海南島連接台灣和日本的委任統治地加羅林羣島，便成了一個半圓形。這兩個半圓形包圍菲律賓羣島的東西北三面，靜待佔領機會的來到，在菲律賓達瓦奧（Davao）省正有三三萬日本居民在進行預備佔領的工作。此外更可以威脅關島，動搖美國太平洋上的霸權。

從妨害太平洋上各帝國主義的利益來說，敵人已算着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極大的不穩。再就國際信義上來說，海南島早在日法協定中劃為中立區域，一八七九年，中法政府亦曾聲明海南島不劃歸任何國家。而今敵人竟不顧一切，切斷海關，這和「九一八」瀋陽事變擄毀九國公約破壞門戶開放完全一樣。假使各國不即早加以制裁的話，他會與「九一八」產生同樣的影響——「九一八」，各國不過損失一些存華的利息，這一次，英美法將要喪失太平洋上的霸權。

(三) 假如海南島全被佔領

目前太平洋上各關係國家正在注視這個事件的發展。倫敦太晤士報稱：「日本政府原電意尤法國若一禁止軍火經由越南運往中國，即當一日避不佔領海南島，迄至此際意乃食言而肥。」可見敵軍此次登陸，並不只是對漢鐵路運輸軍火的措置，或者是對美國在關島設防的報復，還使太平洋上各海權國家，不得不有所打算。巴黎方面認為日軍佔領太平洋上的海南島，就等於美軍佔領地中海的西西里島，(爲巴利牙爾羣島的重心，在地中海位極重要，與英法兩國有極重要的戰略關係)所以切望英國與他採取相同的態度，並自消極的一舉而爲積極的。倫敦方面也表示願與法國採取一舉行動。菲律賓主張美國應一律支持羅斯福總統的太平洋國防計劃。美國對島設防亦趨積極。總之，大家都在看敵人這套把戲究竟怎樣玩法。假如這次事件，只在說探英美法外交動向的話，那英美法的答覆——「抗議，已經做到了。第一侵略者的目的不止於此，他硬要海陸並進，把海南島完全佔領，使太平洋局勢改變，像本文第二段所推測那樣，那各國的行動，就遠遠超過了抗議。英國的態度，可引澳大利亞國防部長波斯(Percy)的話來代表：

「假如帝國某部分被攻擊，攻擊者須受帝國全部海陸軍力的反抗。」新加坡是英國遠東領土的惟一衛士，既可衛護印度，又可以保障澳洲。日本佔領海南島，就等於間接的攻擊新加坡，使香港變成死港，這是英國無論如何不能忍受的打擊。法國更不容許他僅有遠東殖民地——安南感受威脅。巴聲明道：「假如日本對海南島佔領是長期的，則法國對於中日戰事，乃至遠東一般局勢所採態度，得於必要時加以變更。」同時美國爲保障菲律賓和薩島的安全，不成問題要和英法採取一致行動。其他如荷蘭等與太平洋有關各國，亦將隨之而起。這樣一來，皇海軍將有要在太平洋上蹈台的可能。假如我的推測是錯誤的話，那罪不在我。這責任要請大英帝國來負責。倫敦二十日電訊：「法國方面採取任何行動，英國決協力參加；惟在歐洲局勢仍須兩國以全力注意以前，英法兩國之行動，當俾以對日提出抗議爲限。」這個電訊的措詞，硬裏含軟，妥協的成分太多，恐不能對他期望太殷。好在這次事件的範圍不只英國，縱使法美也因歐洲局勢緊張，無暇東顧，或者也會產生其他的結果——對我援助更要具體化。

(四) 今後

綜上所述，這次海南島事件，是出於海軍省的盲目行動，他以為藉打擊中國的口實，可以掩護其南進政策，在列強不知不覺的當兒建立下可以控制太平洋的海空根據地。待其事實既成，再在海南島上從容佈置，以爲驅逐英美勢力獨霸太平洋的立足點。今後事件本身的演變有下列三種可能：
第一是敵人這套詭計，爲各國所揭破，而無與英美法抗爭的實力，只好知難而退。

第二是敵人盤算到底，英美法因爲歐洲局勢的劍拔弩張，無暇東顧，仍以「九一八」的態度置之，但各國對我有更積極援助可能。

第三是英美法切實合作，一方面緩靖歐洲，一方面制裁暴日，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端。上面三種趨勢都有可能，但第三種是最合理的趨勢，而可能性較小，這是英國的妥協外交在作祟。

至於我們抗戰的本身呢？那這次敵軍在海南島登陸事件，雖我有利無害，引

蔣委員長的那段談話來作本文的結束。「日軍在海南島登陸，對於我國抗戰，並無若何影響。中日之勝敗，必取決於大陸上軍事行動。一島之佔領與否，根本無關重要。」中國因無海軍，故不能專守海岸線，但早已準備陸上之佈置，在島上必與敵人盡力週旋，決不使其輕易佔領。此舉在敵人侵華戰事之本身上並無若何意義，只有陷於更大不利之地位，在一般軍事觀察家均所洞悉也。」

抗戰以來

敵機損失千餘架

據敵大本營二十八日一月二十日公布：自侵華戰事開始以來，截至二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爲止，損失陸海軍飛機共七百十架，另有損失不堪使用者三百架，共計一千零十架。據與我方結果統計數字相符。(中央社)

國民參政會第三次會議 評閉幕

劍逸

國民參政會第三次會議又閉幕了！這次會議的特點，就是提案的切合實際。川康建設期成會和成立訪問團提案的通過，可以看到抗戰後方的建設是怎樣的積極。成立特種委員會檢討過去決議案的執行情形，又是證明參政會不是清談的機關。第二期戰時行政計劃的審議，尤其看到政府的廣徵民意，與參政會之實際效能。

敵人這話說我們不團結，不是統一的政府，但極鬼式的拉攏，也只有極少數的敗類，出賣靈魂。而我們答復他的，却是上下一心，軍民一體，政府與民眾打成一片，各黨各派站在三民主義旗幟下，共同奮鬥，參政會第三次會議，也證明了這一切的一切！

我們英勇將士，是在實質上予敵人以重創，而參政會議諸君，却在敵人的精神上打「重一棒」！

破壞敵人後方

劍逸

敵人最毒辣的計劃，莫如在「佔領地城內」，開發資源，榨取資源，以我們同胞的血汗，做他們侵略的軍費。針對這個計劃，只有發動全面游擊戰爭，使瘋狂的敵人，陷在泥淖中，不能有所動作，才能夠使他力竭而亡，認識中國人的厲害。

這幾天，游擊戰爭的收穫很多，湘鄂路收復華樓司，使敵人的運輸線中斷。豫南商線開始等縣的收復，牽制了大別山敵軍的外圍。中條山南線敵軍，減少大西北的威脅，察省開始反攻，冀南堅強抵抗，這些種種都是告訴敵人，我們

美國中立法修改問題

劍逸

中日戰爭發生後，美國中立法的實施與修改問題曾經引起該國朝野人士的論辯，國人對此，亦遂加以深切的注意。

對於美洲以外的問題，美國人士向分兩派，一派主張絕對的孤立，一派則認為美國不能與世隔絕。中立法問題亦是兩派爭論的主題之一：孤立派的人主張嚴格實施中立法，另一派則以為中立法實施的結果，不啻幫助侵略國，故主張修改。

主張修改中立法經濟制裁暴日而最為我國人所諳知者，厥為美國上院外交委員會主席華特門氏。約在去年七月間，華特門氏曾說：「中日戰爭一年來的經驗，證明了中立法之必須修改，俾使總統對於美國與中日兩國的經濟商業關係得有任便伸縮調整的權宜。」又說：「當初通過中立法之原旨，乃是準備應付將來歐洲可能發生的局勢的一種理想，卻並不會想到它會對亞洲時局有什麼影響。」他並以羅斯福總統亦必贊同修改之意，甚至認為國會中也正在考慮此舉之必要。

上月初華盛頓電訊傳來，謂：「美國第七十六屆國會，頃於本日開幕之後，羅斯福總統開會定於本月四日提出咨文，說明中立法在現行方式之下失之不公，在某種情勢之下，實有便利侵略之嫌，端宜徹底予以修正……」據此，則華特門氏所稱羅斯福贊同修改中立法之言已驗。而國會中人士之「考慮此舉之必要」，亦屬不成問題之事，所成問題者，為國會中人是否全部贊同「此舉」耳。

中立法案將於本年五月一日屆期滿。一月

以來，國會人士對於該項法案修改問題上業已有對立的意見表示，預料將來正式提出討論時，必有激烈的辯論。主張修改中立法者，（亦即擁護政府派），他們明瞭世界大勢，他們主張正義；但反對派（亦即所謂中立派與孤立派）的立場如何，理由安在呢？

美國議員，大多不甚理會國際事務，故對總統處理外交事務的權限，往往限制極嚴，有時甚至為憲法所許可，猶且不願欣然承認。在另一方面，美國人民，鑒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損失，深感與國外事之不合算，故反對參戰，同情孤立。孤立派議員之所以孤立，迎合選民心理，蓋亦其重要原因之一。所以當初中立法之通過，如其說是為了應付什麼歐洲將來可能發生的局勢的種種理想，毋寧說是政治上的某種原因。中立法成立，選民便感覺到國會果在努力避免捲入西班牙戰爭的漩渦，因而不肯為拒絕與開戰事提供了一個確切的保證。因為那時並沒有誰在推測說歐戰剛巧會在中立法有效期間兩年之中發生，而且那時美國更無參加西班牙內戰的可能。其所以如此云云者，祇是虛聲恫嚇而途兵另一方面目的而已。美國中立法修改問題之所以成為問題，其癥結蓋在於此。

中日戰端既起，羅斯福總統深感美國在華權益感受威脅日益嚴重，一面從德付西班牙戰事中獲得經驗，深知中立法表面上固屬中立，但在戰時果然實施，伊不啻使美國人加入了侵略者一方作戰。所以羅斯福就運用了法律上所賦予的那種有的伸縮權：使中立法不完全實施。孤立主義者自然不滿。……國會議員若干人，因恐

大軍雖然撤退，而另一部力量，已進入敵人後方，不要讓心妄想，做「長期建設」的補登夢！

但是，這還不夠，全面游擊戰的發動，是全民的動員才有可能！而在全地帶遊擊，一面望敵勝利的佳音，這也是幻夢。惟有抽身回去，回到敵人的佔領地帶內，發動那些被壓迫的同胞起來加入游擊隊伍裏，有形的破壞敵人的軍運，奪取敵人的軍火物資，無形的破壞敵人的軍形地不買貨，不用僱幣，不做工，不為敵人生產，防備他的建設工作。

「破壞敵後方。」這個口號，不要讓牠成個紙上的名詞吧！大中華的兒女們！起來！打到敵人的後方去！毀滅敵人的一切！

部隊逃兵與國家之危害

部隊之有逃兵，猶人身之有痼疾，未有病未除而身能健，逃未禁而軍能強者也。

值此長期抗戰之際，凡我國人或國軍將士，或自動殺敵，無不各盡其責。若吾人者，現在衣食無虞，已屬萬分幸運，而又月有所得，更屬難能。自應特別努力，以增加抗戰力量，方不負為軍人！

本部主任務雖係緝私運，實則一精銳之國防部隊。溯自成立以來，經 總隊長徐淡領導，參謀長施顯問努力訓練，無論教育裝械及各級帶隊官長，莫不新異而有根基，亦可謂得天獨厚。基此仍不能使一般人留戀而猶有出於逃亡，責任之謂何？良心之謂何？似此意志不堅，勇氣毫無，余欲無言！

適者國難方殷，失地未復，一息尚存，大責難卸，尚敢即身回頭，立定脚跟，免為害馬！如果留身心不安，則則有苦衷。不妨盡量直諫，所有各級官長，自當隨時採納。

羅斯福總統利用輿論之擁護，而在更廣泛範圍內，任便主持外交政策，致有以減削國會權力，必就其某問題，加以攻擊，其中之一，即係中立法問題……（亦見上月初華盛頓方面電訊）中立法修改意見之獲得國會議員順利接受，於此亦可見其一斑。

英法德義成立基里黑協定前後，羅斯福與國務卿赫爾曾相繼發表演說，表明對於世事的意見，大意都說美國今日感受某種勢力的威脅，對於世事，勢已不能長此不聞不問。用意所在，殆係探索美國一般輿論的傾向，俾便決定其對外的策略。舉特門亦曾發表談話，提出修改中立法的意見。一般輿論原曾完全傾向孤立，嗣後主張由各民治國聯合實施集體安全制度，贊同政府推行反獨裁國策。第八屆汎美大會中，美國努力於組織聯合陣線；美德邦交，近來突告緊張，最近一再照會日本，堅主開放長江，維護在華權益，主張舉行國際會議，解決東亞問題，對我成立借款，延長白銀協定，考慮與英合作，對日施行報復。凡此萬勿出此逃亡下策！以影響整個部隊之健全，並自陷刑章，一誤再誤！

本人因鑒於逃亡之無識，幾至廢寢忘餐，特假本刊揭誠以告，尚希我各部隊士兵，明白「健全身須無病，強軍須絕逃」之大義，互相勉勵，毋作辭費觀可也。

（附記）本件救濟辦法，應加緊政訓工作，使有國家民族思想。如能辦到，不特整個國家蒙庇，即長官亦可得救。此特加重視！讀者對此特加重視！

種種，具見美國輿論傾向與外交政策，正在積極轉變之中。此次羅斯福之徹底修改中立法主張提出後，能否獲得國會中多數的同情，確係美國新外交政策能否推行的一個測驗。而中立法之能否獲得合理的修正，則端視孤立主義者對於世界現勢能否徹底認識與覺悟以為斷。

去年八月間美人 Chester H. Rowell 曾在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上發表一文，論及中立法問題，他說：

「……：淺見的孤立派議員祇知道設法避免捲入戰爭漩渦，但過去兩次要險告訴我們，他們所用的方法，不但沒使戰禍避免，反而剛是迫使戰爭發生使我們（指美洲人）不得不參與的原因。的確，美國歷史上的六次戰爭，其中到有四次是與歐洲打，其餘一次是與墨西哥，一次是內戰。現在美國正花着鉅量的錢建設「長距離」的海軍，以保護海外的利益。但假使美國不與歐洲各國有聯帶的協約，則海軍的工作便無法實施。國會也是贊成擴充海軍的，但卻不願擴大總統的伸縮權。他們不明白這種伸縮的權宜具有避免戰禍的功能。」

「中立法一旦實施，則使略國將蒙其利，而被侵略國則將受其害。要不然，則必為侵略國所迫而發生普遍的戰爭。美國人必不能長此逍遙局外。……」的確，美國如不及早與其他列強設法共同遏止侵略，預防戰禍，而徒從事於不聞世事的工作，其結果必與所預期者相反，轉足助長侵略促成戰禍。際茲國際局勢緊張，美國新的外交政策待決之時，孤立派人士，實當憬然覺悟。

法國人仇視德國人麼？

Andre Siegfried 著
陳澄之 譯

自凡爾賽條約簽定之後，法國對德國的感
覺如何？如今他們彼此之間又怎樣了呢？這在
一般人的腦筋裏，一直沒有得到明確的概念。許
多人以為政治上糾紛必然引起了怨恨，醜惡的戰
爭，常常因此相互蹂躪，而一定會形成永久的仇
視。在表面上這種說法不大確，而且似乎相反。
尤其在目下這兩國間的關係更趨惡劣，比二十年
前還要直接，還要顯彰。法國對德國的感覺，是
心理上極複雜問題，決不是一言兩語可以解釋清
楚的。

英國，直到近代史上，終是法國大多數民衆
世代的仇敵。這種憤憤在千年前也是如此，可
是現在却雲消雨散了。由于海峽兩岸種種的不諒
解，雖然仍是避免不了的。這固然會影響到英法
間關係，但是這固小節，決不足影響到她們政治
上的合作。

另一方面呢，德國一向是尊崇法蘭西的，特別
愛慕其智識階級。福耳特耳 Voltaire (一六九
四——一七七八) 在腓特烈第二 Frederick II
的宮廷中是享有大名的；芮農 Renan (一八二
三——一九一) 毫不隱蔽地讚譽德國的文化。同時
有許多政治家非常敬畏德國在政治上精誠團結，
他們決不會因此對德國發生後本上的仇恨。德國
並未全部普魯士化；拿今日的情形來說，她的文
化重心還是側重於西方。

法國同是歐陸上的國家，事實上她們之間，
無論如何誰也不該疏忽了有着必然的聯繫，雖然
還常不是顯然的。一八七〇年戰爭更模糊了這聯
繫。因為法國吃了敗仗，受了侮辱，差不多前一
世紀的末葉，她自彼此之間，直沒有過好關係。她

始終懷念着威靈頓和威爾遜的奇恥大辱。同
時德國人民也轉變了，從良善的情操和平的民
族性在俾斯麥的領導下，變成了強橫的自專的而
且競爭的。他們缺少了同情心，但他們仍是值得
讚譽而且有力，同時繼續表現着他們有的是偉大
的進取。

德國人雖然失去他們那固有的同情心性，他
們會征服過法國，而法國人老是深慕這個國家。
一八七〇到一九〇〇年間，法國給予德國的影響非
常之大，尤其是智識階級和上等社會；他們採用
了德國的許多方法和制度，那不僅在大學裏而且
在戰場上增加了不少的效能。可是他們只用其法
，而不慕其人，這給予俾斯麥的打擊不小。在二
十世紀之初，反德空氣高漲，一則由于德爾卡
塞 Delcasse 統治下的法國，爲了德國的影響，
在政治上發生了必然的反應；再則法國人絕對不
會使德國的思想所同化。由是激烈的糾紛老是存
在着，強大的戰爭老是準備着，同時反「野蠻」
德意志的宣傳，聲勢兇兇，日趨惡化。

從戰爭上說，仇恨雖有，但不嚴重。而政治
上的忿怒，增加了反侵略者的意識，同時他們以
爲要憑着正義給予報復。觀察二十年政治上的演
變，都以為爲相互諒解比較爭鬥角來得相宜，一
九一九年法國的民意却多不以此爲然。而他們所
忿恨的決不是德國人民。戰後遊歷各聯盟國家，
我人發現在比利時和在英國中反德的情緒非常之
高。在戰場上雙方相互殘殺的士兵間並沒有仇視
的空氣。甚至於法德的武官在戰場上常常要防止
雙方士兵的接近，因爲一接近，他們便親熱起來。
所以在大戰的時候，他們固然在戰場上廝殺可是

向漢江

木將

翻着湧冽
湍急如風的
雪浪，
曳長了白練的細流
攜着兩岸的
黃橘的馥郁和
赤紅的楓葉
運遞着，
運遞在
白沙無垠
山光掩映裏的
你，
聽膩了古老風物的
繚繚的愁苦，然而你却
永遠年青的漢江！

流吧！流向遙遙的遠方！
高岸上，
既翠着的
遍佈青蒼的
森然的
古代城堡，
在那孤獨的
曝露給
朝霧與
夜風；
深谷裏，
苦撐着命運之索的
敗頹，陰涼的

時常相互稱讚敵方軍士的英勇。同時二十年來法國極右派的人物一直是推崇德國的。這種情形在和平會議以及簽定凡爾賽條約後的頭幾年，法國時有顯然的表示，不錯，兩國之間政治上，是仇視的，而民衆間並無怨恨瓜葛。所以我們從來沒有見過在法國流行的德國人會碰到過什麼麻煩。他們常常大批的到維爾登 Verdun 和利姆斯 Rheims 去，既不須驗護照，又不檢查。一九二五——二六年的離離，巴黎對德國人的態度不妙，但並沒有仇恨的表示，一八七〇和一九一四年法國反德的情緒非常高，那與其說是仇恨所致，不如說是爲了自尊。法國收復羅朗和亞爾薩斯後，那情緒當然就轉變了，因爲那是根本的因素。

在戰後，展開了新的局面，大家都在追思往事，法國永失記憶不了在戰場上所受的打擊，和一九一四年一樣的，不僅有法國革命，還有一八一四、一八一五，和一八七〇年的。法國偉人傑巴思卡索 Poincaré 和利雅特 Lytaey 的家鄉都屬於炮火，蒙受更大損失的還有萬千的民衆，所以大家都異口同聲地喊：「不要發生這樣的事吧！」

德國的情緒轉變得比令人懷疑，還要模糊，神祕，奧妙；這便是德國人精神上令人可怕的地方。德國人最可怕的心理，要算時時刻刻蠢蠢思動的侵略野心。法國爲了懲戒德國的不老實，在政治上當然一直是反德的，這種情緒不是日見擴張，倒很難確說。

頂奇怪的是老軍士們迅速也發展了舊有的情緒，法國軍人一百二十分的崇拜他們的德國敵手。其實德國也有這種現象。他們來往得很密切，除掉有些重要區域主張絕交的人們是禁止入境的。不談政治，惟兩國是切朋友善的。這真是大不幸，也許是歐洲的命運該如此，

法德的民衆儘管相互諒解親近，而政治上的磨擦始終難免不了。法國人知道德國工業的精巧，經驗豐富，贊佩德國研究的精神，想明苦幹。德國人常常羨慕法國人祇顧表面，不求深解，嫌他們太膚淺，沒有涵養，但讚揚他們拉丁民族的心境安靜，正確，和善，並且敬愛他們在事理分析上的一切表現的好奇和進取。法德民衆有個相同的好處就是真誠，他們都是硬碰硬的，因此想憑他們來謀世界的和平簡直是夢想，在大戰時，法國右派的民衆拼命反對德國的專制，獨斷獨行，在凡爾賽會後，法國的左派竭力地援助德國的衛姆政府，而右派則一點兒也不同情共和政體的德國，拼命地挑弄是非。但自希特勒上台之後，許多情形都變了，德國的一切全被他一個人抓在手裏包辦了。這時右派的人發覺已往過於放縱德國了。當希特勒得勢後，自空一切，堅決地反對共產主義，許多右派份子，不止是法，簡直是各國的，都深受到他怒吼的影響。有些法國人以爲：某種環境下，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會變成歐洲的主宰，不過這種人是極其少數，同時這祇不過是潛伏在內心的想像而已，由此可見法國人今日意向的不一。

目下中歐已經造成現有的局勢，希特勒意欲把全歐洲的自由致於死地。因此在那方面民族主義的政策在一致的急感需要下又復興了起來。法國左派判定德國的勝利便是把中歐的自由主義驅逐出境；希特勒獨霸一方，而法國不論是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或過激主義者登台，總是反對獨裁的。法國的酷愛自由跟他們的政治有莫大關係，那在政治上當然也是反德的，但此外並不滲雜有什麼仇恨。許多人都知道納粹色彩並不是德國人民的真面目，大多數的法國人都已經測定了德國決不會有真心來跟英法合作，在歐洲採取一致的行動，至於歐洲自有歐洲的真面目，決不被獨裁者的氣派蒙蔽了一切。（紐約郵報）

老屋，
疏疏落落的
隱伏着
悄悄的呻吟；
往來的，
整伏着的
生養在斯土的民族呵，
蜷曲着腰
悲伶的
露出一雙陌生的眼；
在一家古老的茶館裏，
一陣風過去了
破門簾也處
我看見——

一雙胸懷着的瘦腰，
在貪婪的抽煙，
菜油燈發出灰撲撲的光芒
照着一張張青黃的臉。

而我，而我呵
被羈留在這寂寞，寒涼的國土裏，
掃着荒野的秋色
乾咳一聲
佇立在漢江之濱！

我寂寞，
我寒冷，
我無視了盛夏的榮華。
像一個被放逐的
吉卜賽，在尋覓
露西亞的水，草，
追逐着祖國，
離開了家。

軍事情報之發展

姚楷

國際間之戰爭，一日不已，則情報之辦理，亦一日不可缺。而情報業務，本無平時戰時之分，惟戰時情報，非平時有充分之準備，不克收預期之效果。各國均以情報為一種專門學術，設有專門學校，從事研究，力求發展。自歷史方面言之，間諜之利用，實源於歷史最古之時期，在古時已認定是項業務為必要。不過僅少數之軍事專家，發揮其重要意義，而主張須有嚴密之組織，與活潑之運用，以期得到多數之情報。茲將各軍事專家之持論，摘錄如下。著名戰史家披里必於出征安尼巴拉時，嘗謂「惟有知識隨員與從指揮官，可以預想尚有其他事項，比預知敵情較為重要者。」俄國大將蘇鄂夫曾謂「無論何時及遇何項敵人，皆不得輕視之。必須詳悉其武裝，及其作戰之方法，注意我方之兵力，及敵方之弱點。」拿破崙於端視視報，彼對於謀報業務，親自指示，或予以訓令，常曰「知敵愈確，勇敵愈猛」，又「惟靜處鄉村而不親臨地之將軍，乃不認識敵人，且不知所任何事也。」魏米尼對於情報，頗有深刻之認識，故特論其技巧，其言曰「身為長官者，切不可趾高氣揚，必須小心謹慎，隨時注意敵人之行動，並組織有系統之謀報業務，遣派間諜，派出輕便隊，歸特務長統轄之，利用各種信號，以通消息，然選派有訓練之長，赴前方擔任偵察等項。」羅瓦立將軍係情報業務專家，亦有名言，嘗謂「欲使情報業務有良好之結果，必須有系統與手續。而情報業務之系統與手續，比較一切事項為尤要。關於戰爭一端，更應預先籌畫準備與組織。」又據將軍加著論，嘗謂「所有一般名將

，其所知事項，精粗雖遠，如關於敵方之地勢，兵力，陣地，武器，以及敵人一切計畫，且是計畫，為無論何人皆不能探知者，以此可以證明致勝之結果，諜報實為主要事項之一也。」孫子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此亦含有探集情報之意義也。觀於以上持論，可知對於情報業務，應組織成一系統與習慣，亦如運用軍隊時，派出偵探，宿營偵探，戰鬥偵探等部署者然。此事在軍隊中，習之既久，視若天性。關於情報事項，似亦應仿而行之，以成完備之組織耳。

軍隊中所採用之諜報，亦為軍事藝術之一部份，因此，諜報之發展，完全依賴於軍事藝術之進化。當軍事藝術還在極簡陋的形式中，軍事報也不能具備何種複雜的形式與作用。古時兩國發生爭端的時候，只是由將官單人獨騎出去解決，軍隊只是在一旁助威，並不參加作戰。軍事藝術，也是以最低的階段。當軍事藝術小備是首領之氣力和敏捷之表現，只是在他們與敵人嘶殺時，如何迴避敵人，打擊，如何能打擊敵人而已。總之，在當時還沒有如現在在敵軍作時怎樣利用兵力與情況之軍事藝術。在那個時代，當然能出現何種諜報形式，蓋因向未產生諜報客觀條件；個人之能力，彼等都可知道，而日彼此間也無多大差別，當然無用互相偵察。必要。直至很久之後，通用整批軍隊參加作戰，那時諜報業務方被採用。此時軍隊為準備作戰，無論於平時或戰前，都用諜報，刺探敵情。當時諜報任務，甚有研究之價值。在作戰時，應探知敵人之陣勢兵力，及其佔領之地形，而定戰法，上前迎擊敵，抑防禦敵？軍事藝術逐漸發展，諜報也

叫了一聲，
其頭的腦，
成揚起了波瀾。
平原落日了
山峻棘草黃黃，
北國的河流
已停止了她的
渾黃的波浪，
聽農屋和泥舍
在秋風裏歌唱。
一縷長髮
衝在嘴角
那個掙扎的婦女，
一臉白鬚
舞動斧頭
那個怒吼的志人！
籬笆內僵臥着
孩子們的尸體，
弟兄們握着 rifle。
狂笑了！

我行立在漢江之濱，
我寂寞，我寒冷，
在這里戰慄而呻吟。
如今，就是今天，
我甩開這枯墓的生活
乘流水漂向東方的草原。
漢江呵，流吧！請你帶給我力
向着那遙遠的遠方。
向着那遙遠的遠方呵！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三日在陝南漢江之濱。
★ ★ ★

隨之而進步，謀報之原始形式，乃為一種間諜與軍艦上級官員個別偵察之形式。戰爭未開始之前，敵我兩方各派奸細，搜集軍情，而派遣間諜時，利用各種名義，掩護之下，以達使命；或藉名使臣，或冒充商人，但此時秘密偵探，尚無精確之系統，與堅固之組織，只是在某件事情發生時，偶一為之而已。

密探之意義及其需要，在已往各世紀中，即已承認。如安尼巴勒·采維立爾·里得里買，拿破崙等，對於謀報業務，異常重視，且躬親指示一切，拿破崙於軍隊內，設專局管理機要等事項，並對該局撥付秘密款項，有一部專為間諜用途而支付之者。

古昔知兵大將，在平時利用密探以備驅使，如安尼巴勒在遠距意大利戰爭之前，即派許多密探前赴意大利。所負之任務，即實地調查阿立普山麓與波山谷肥沃地之出產，白河之長度，居於此地人民生活之情況，及其軍事訓練與準備之情形，且該地人民對於羅馬政府，仇恨不滿意之程度等消息，搜集甚詳。並指告各密探，以煽惑敵動之方法，設法賄誘其阿立普及其以外附近之亞利亞各重要人物，且許以厚利金玉珍奇，不稍吝惜，使之傾向同情安尼巴勒。嘗有密探中之一人，乘機潛入羅馬都城，詭居數載，始因事被逮禁錮。

當普魯士破蒙古人佔領之時代，平時亦曾用過秘密偵探偵察消息，惟以使臣或商人之形式耳。尤利塞沙爾在準備作戰時，對於敵國之民情，地形，以及要塞港灣等消息，曾經派員蒐集甚詳，一般史證，此時對於偵察敵情之行動計劃，確甚完備也。尤利塞沙爾於第七次討伐德意志之後，欲向不列顛發展，曾向白林海峽出動，並為預先搜集不列顛之消息起見，特派勇敢善戰名將蓋某，親到不列顛，從事偵探，五天之後，蓋即返

防，並將所探悉之情報，向塞沙爾報告之。此乃為一種秘密偵探之新榜樣，換言之，此即為臨時秘密派往國外之偵探也。

在當時之俄國軍事情報，由駐外公使代理，與一般情形無異。自千八百十年，準備與拿破崙作戰時，俄國軍大臣駐普奧法瑞德各國公使搜集各項軍事情報，最要者為軍隊數目，軍械構造設備，官兵精神士氣，將校統帥能力，人民土地情狀，軍港要塞情形，及其作戰準備計劃與方針等等。更派遣武官為臨時外交職員，在各國使署內協助軍事之管理事項。其時派駐巴黎者，為上校柴爾內爾夫，不僅負責密探，且與法國陸軍部員秘密往來，因此得向已國供給多數之緊要情報。迄法俄戰爭，奧京會議後，全歐政局，漸入穩定，對軍事動作，不甚注意，而謀報業務亦為廢弛。嗣至拿破崙第二次復興，全歐又為振動，而研究外國國情之事，遂復形緊張。

更於千八百六十四年，國際公會議成立，承認向各國使署派遣武官，担負陸海軍外交全權職務，而駐外武官，遂成為外交團體中正式職員。且享有一切公開的權利。一紙張物品不受干涉，專差送達文件，不受檢查。

在中世紀內，當扶植弱小民族獨立之武士道盛行時代，騎士衝突時代，騎士盛興，在西歐一帶對於密探間諜之採用，又幾乎絕跡中斷。蓋當日如向敵方遣派代表，則必完全受武士道之衝動，而倡議反對，因該武士等所承認者，只有公開實施戰鬥，一切秘密行為，全被騎士之威嚴與忠勇，消滅淨盡。但在本時代內，密探代表之事，亦確有所聞。在俄境內，當羅祖統治最盛時代，其搜集敵方一切情報，尚在平時執行之。於是利用駐外公使久經閱歷之密探，由一王邦至彼王邦，扮作行販，親臨各土，以偵察一切。此種搜

集情報之組織，往往在平時即與偵探密切聯絡，且至遇有戰事發生，亦不間斷之。到新世紀之後，各國均有常備軍之組織，間諜於是又被採用，當法國多維克第十三第十四執政時代，在拿破崙大臣也舍列耶和馬沙利尼指導之下，間諜業務，最為發達，其意義亦甚廣大。至偵探之範圍，不僅限於軍事，外交內政，亦屬重要。且僱用外籍人民，暗中服務，並規定專門工作，分頭探查，此即以間諜為一種專門職業也。如曾在法國與英國充任偵探之九拍爾克即其一例。

當法國拿破崙第一執政時代，密探之系統，始趨完善，其組織亦漸堅固。拿破崙第一對於密探工作，極為注意，不論平時或戰時，對密探組織，皆親與指導，詳細不遺。而密探工作之進行，常繼續不斷也。拿破崙失敗以後，法國對於密探業務，極形腐化，逐漸墮落。當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一年普法戰爭之時，法國對於密探工作，屢遭困難，而無法應付之。

普魯士之密探業務，在過去之半世紀內，竭力整頓，規守有系統之組織，其用途不僅在預料未來之戰爭，且普通一般戰爭，在在皆需用之，故在大佛里得里之下，曾有堅強嚴密之系統，然後來亦漸衰退，惟至彼斯麥和墨尼特時代，又獲發展，並擴大之。自此時代起，雖平時密探，亦得到繼續不斷之工作。密探專家斯皮白，於一八六六年當普奧戰爭以前，所經營之密探組織，甚為完備。三年之後，當普法戰爭開始之時，斯氏會率密探隊三十五人，前往法國，暗中工作。試就一八六六，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各年日俄戰爭時，則以俄國密探與日本受有良好組織之間諜業務相比較，則俄方密探幾乎等於未備。觀此成例，得有最顯明之實據，證明密探最要者適應時機，確切妥籌，有條有理之組織，以應

時常的從我們住的屋子上飛過去呢？從那個時候起，每日我就隨司令官，共患難生活了。

十月二十八日，第一營奉命在新申紗廠抵抗。李營長報告司令官說：「敵過河的約二三百人，已到臨外河邊。」他非常勇敢的帶幾個傳令員，拿着手榴彈去擲。「敵人完全被手榴彈擊滅了。」忽有一中士班長負傷下來，見司令官說：「真一人獨二十幾個手榴彈，並說河邊橋角，有十幾個日本鬼，圍在一處，動也不動，那樣怕死，我幾個手榴彈，把他們完全炸死了。」這時司令官，由布袋裏，摸了幾張票子，給他說：「快到醫務所裏去診治。」李營長又報告司令官說：「新申紗廠地下陰溝裏，還有幾個鬼子。」司令官說：「趕快拿洋油棉花和布去燒他，」把鬼子燒的吱吱……的叫。我們田副官也到此地，他在那砲打穿的牆邊繞行。

十月九日，奉命換防。五二四團，接第一營防區。司令官說：「李營長趕快搜索我們的防地區域，這是幾個的交給他，並派李副官人住去一點。」

卅日下午第二支隊奉命到新家宅一帶作戰。

十一月一日，只有小打觸。

二日血戰非常激烈，大炮轟轟的響，砲彈由頭頂上飛過去，飛到嘴邊的一天到晚都不斷，機關槍略略的響着。

三號更加激烈，槍聲像過歲歷年地竹聲一樣。司令官走到我們的砲兵陣地。這時敵軍集中砲火向我們射擊。哄哄一聲，我和司令官一同倒下。剛起來，又哄哄的一聲，我們又倒下。這樣的復連幾十個倒下，才離開危險地帶，到第五團指揮部，見了三五兩團團長，談論戰事情況。這時候敵人忽施放烟幕，五團一營以為敵人放棄氣，就向後移動。那時我和向金生盧玉成孫天明

「參加台兒莊抗戰的回憶」

劉紹蓉

神聖的民族自衛戰，已繼續行一年多了，在這一年的過程中，給中華民族解放史上，印下不少的光榮偉大的戰績，台兒莊戰役也是其中之一吧。河北的抗戰，我們曾得到了不戰而退的教訓，所以奉命參加津浦北段戰事後，官兵都誓死不退的決心，來洗刷過去的奇恥大辱。

三月廿日由臨海路的商邱車站分三列車向指定的目的地開始前進，因為有緊急的任務，車是格外行駛的快，這也是我國交通上最進步的地方，廿一日正午各列車先後到達台兒莊南廿餘里的車福山，下，後，因為人馬必須給養，就在附近村落宿營。這時駐在我們前面的部隊是廿二集團軍，我們為砲兵團，是直屬於該軍團指揮的，廿二集團軍的各師，都是河北，房山，涿州的戰友，故友重逢，異常親熱。

第二天早晨七點鐘的時候，有新機一架，沿鐵路偵察，幸我宿營地森林尚多，春柳陰下，人馬分散掩蔽，空中尚不易發現目標，廿二日午後四時奉總司令部電話，令我們即刻到運河南楊樓附近偵察射擊陣地，建築堅固工事，先到運河南岸上觀察前方一般形勢，而後才能決定陣地位置，那時卅師和四十四旅的步兵正在運河北岸拚命的作工事，台兒莊是魯南的重鎮，銅山的屏障，鐵路運河相交於此，也可以說是一個水陸碼頭，地形極為重要，所以在過去內戰時，為軍閥必爭的據點，民十六年夏革命軍北伐曾在此大敗直魯軍。

廿三日即聞有槍砲聲，我卅一師向離縣活動的騎兵在泥濘運南地區，已與敵人的先頭部隊接觸了，因為那裏都是平原，除村落可為據點外，實無險可守，但是運河的抵抗工事尚未完成，又不得不作強硬的支撐。

敵步兵千餘，附唐克軍六輛，野炮四門，在北樂一帶，與我軍展開激戰，我軍奮勇其深入，而且有利於兩側的友軍及迂迴的襲擊計，黃昏的時候，向南樂漸漸引退，廿四日拂曉，因兵力懸殊，三里莊，劉家湖，經一番激戰後，都落入敵手了，未幾敵人的炮火飛機均集中向台兒莊的土城轟擊，黑的烟霧，透出了赤紅的火光，轉瞬間成了一座火城。

敵步騎兵在炮火飛機掩護下，以半數開半密的隊形向北門進攻，這時我們的砲兵早已準備妥當，觀測所設在運河北岸，觀察自如，等到敵兵進我有効射距離內，各砲連在營部發令指揮之下施行射擊，繼而又行數距離的散佈射，真是打得落花流水，前後奔忙，我步兵都高興的發起狂來。

它們的攻擊法非常的幼稚，或者因為是在北戰場都得到了便宜。輕視我們沒有重兵器吧？這一次得到了我們的教訓碰了一個硬釘子。

廿五日即用多數極猛烈的砲火，向我們原陣地射擊，以圖報復，但是我砲兵早已向側方變換陣地了，午後敵步騎兵增加千餘附小型唐克車數輛，在那連珠砲火掩護下，追進了北寨牆，並從西北角被砲打破的缺口中，衝入了百餘人，小北門植立日旗一面，但在很短的時間內，即被我勇敢的戰士拔去，這時已成混戰狀態，守寨的王旅長即抽一部分兵力，與衝進的敵人作殲滅的巷戰，殺聲震天，大刀手榴彈作成了巷戰的結局，神佛佑護的「大皇軍」，都做了刀下鬼了，尚有

等在交通溝裏。我報告司令官說：「有少數部隊向後移動。」司令官說「再去看！」這時候，五團團長丘之紀，很勇敢的帶着兩個傳令兵，跳出掩蔽部上去了。後來聽說他陣亡了，實在可惜！我又報告司令官說：「前面退却了！」司令官說「並沒有命令給他們，為什麼退却？」說時遲那時快，隊伍已經退到我們後面，輕重機槍在我們的背後射擊了。鄭參謀報告司令官說：「我們退到後面指揮部去。」在這時候，軍長有命令叫孫司令官槍決五團一營營長。司令官仁慈寬厚，就拿起電話機和五團一營營長說：「軍長命令說：『你才奉到命令即行退却』現在軍長要我槍決你，你現在準備快反及，若不攻下來，我就槍決你，若攻上去，可以立功折罪。」

凡是一個部隊，軍風紀無論怎樣的好，一退却就糟糕了。後面的督戰隊，亂打槍，弄成前後十幾里槍聲。下午四時又上最前線，冒死敵人的砲火，在槍林彈雨中，到了四團三營指揮部。司令官左手拿地圖，右手握電話機，指揮隊伍，這時敵人不過一百米左右，忽有人報告說：「敵人現在正在架橋，準備渡河。」司令官說：「軍長有命令士兵破壞此橋，升尉官，獎金廿元，尉官升校官。」這時小區連來了六個告奮勇的敢死隊，結果去了五六次，都沒有破壞。四團多鐘了，司令官說：「一定要把他這座橋破壞，」鄭參謀說：「司令官天快亮了，我們的防務已經交代清楚，敵人機槍架的很高，等到明天就不易撤退了。」司令官又說：「非破壞此橋不可！我出掩蔽部去看看。」這時夜黑人靜，戰況比較沉寂，忽然有一個砲彈飛過來了，轟的一聲，機槍響後，我聽司令官說：「負傷了。」那時我兩耳震的嗡嗡的響，我問他們負傷沒有，其實我自己已負傷了。

十一月四日清晨，到達中山醫院，這是我在上海抗戰的大概情形，以後有機會，再詳細報告給大家罷。

亂跑殘剩的十數名。都鑽穴入洞的不敢出來，到夜間用火把投入穴內，全被燒死，無一倖存。廿六日有卅七師的一部附設車防禦砲四門，增援北半面，緊急的台兒莊已轉危為安了。

廿七日晨開始砲戰，我方用少數的砲彈，引起敵大量的消耗，我方每發一彈，便引敵數十彈飛來，均落空地。可憐麥田內無知覺的青苗，都被炸枯而變成黑黃色了。

廿八廿九兩日臨沂一帶湯軍逆襲，屢告大捷，知敵方後路已斷，嶧縣海州之敵軍，會陷重圍，濶作困獸的決鬥。

卅日上午七時許，有敵重轟炸機十八架，嗡嗡震耳，利那間來到了我們的防禦陣地，往而復返的轟炸着，敵砲兵方面亦開始射擊，中型唐克車十數輛分兩路前進，三里莊劉家湖一線的敵步騎兵在飛機大炮戰車掩護協助下，一齊出動了，直向台兒莊總攻擊，而英勇的守兵，依堅固的工事穩定不動，等敵戰車接近時，平射砲精確的準射擊，前四輛均被擊中在北橋河溝外，餘則見勢不佳，極駛而退，我英勇的守兵均腰插手榴彈手提大刀，一陣殺聲，衝出戰壕，殺得敵人死亡枕藉，真是痛快淋漓。卅一日變成了癡疾戰，一緊一鬆，敵人屢攻屢敗，已成強弩之末了！

四月一日，我卅師主力攻克二里莊，小金村的敵也被擊潰，劉家湖的敵軍指揮部亦將動搖了，二二兩日敵之重兵器有向後撤退模樣。四五日大部兵力後移。並將所佔村落縱火焚燒。火燒燭天。六日我方舉行全線反攻，敵不支向東北潰退，我步兵在砲火掩護下，乘勝追擊，我軍精神大振，戰局就這樣安定下來了，我們得到了偉大的成功，空前的勝利，傳播了全國每一位同胞的耳中，都在慶祝台兒莊的偉大戰果。

由於這大的勝利，可以看出炮兵在現代戰爭中的任務，是如何的重大啊！但是牠學術的複雜，又非任何兵種所能想像的，如戰術的運用，技術的精巧，完全是繁重而精緻的劇目，負責演責任的砲兵將校，都深切的感覺吃力，為使這繁雜問題的解決，許多軍事專家都正在那裏研究而深思。

砲軍在戰場上擁有領袖地位的將領，常決定了整個戰爭的命運，形成陸軍骨幹的兵種，首推為砲兵，步炮協同的聯繫，甚為重大。俗語說：「步炮為姊妹兵種」這是在歐洲大戰中打出來的一句名言。「砲兵攻擊，步兵佔領。」由這句話中更可看出砲兵在戰場上的威風，從許多戰史上看來，軍隊中沒有砲兵，是絕對難勝算的。

近代科學昌明，武器和築城，亦漸日新月異的進步着，殺傷的效力，掩蔽的程度，殊為驚人，只憑近戰的輕兵器，而想拒止和殲滅敵人，實難奏效，所以必須協同遠戰的軍兵器，摧毀敵方的堅固築城，震撼敵阻，制壓殺傷於遠距離，使我步兵即可不發一彈，而得衝鋒佔領，故步砲兵的協同，確是今日戰術的軍心，運用得宜，即可完成戰勝之果。「完」

本刊啓事

本刊勿促攝筑付印，錯誤難免，復因篇幅所限，未能將預定稿件一一排出，尚祈讀者鑒原，并請多加善意的批評和指正。